

# 目 录

- 中共在丰县建党的初期情况 ..... 邱守梅 ( 1 )  
怀念老师李贞乾烈士 ..... 王兆祥 ( 11 )  
诗四首 ..... 王 丰 ( 15 )  
李旭华烈士的学生时代 ..... 章文龙 ( 19 )  
缅怀李旭华同志 ..... 刘则纲 ( 21 )  
追忆华山县时期的李旭华同志  
..... 季星如 ( 26 )  
为革命流血，为人民献身  
——记金沙县前任县委书记兼  
县长李旭华烈士 ..... 赵广玉 ( 40 )  
唐林地道战 ..... 唐天一 ( 49 )  
回忆湖西抗日中学生活片断  
..... 刘文致、季一德 ( 52 )  
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中央徐州地区内幕  
..... 肖增耀 ( 80 )  
丰县“六·一四”事件经过 ..... 李锡武 ( 100 )  
王敬久的生活点滴 ..... 武培军 ( 113 )  
北洋大军阀孙传芳二三事 ..... 仇广汉 ( 117 )

## 国民党时期办的《丰报》

..... 张成柱、程守理(121)

## 丰县的田赋征收工作及整顿改革

——清末至民国二十六年底

..... 杨化民(127)

## 我所知道的解放前丰县民间文娱活动

..... 陈益甫(145)

## 丰县的民间节日习俗···王荣生、杨化民(152)

## 丰县回族的清真寺及历任教长简介

..... 白成章(180)

## 丰县的龙卷风灾..... 杨化民(187)

## 丰县县名及城池..... 王荣生、王文升(193)

## 高祖斩蛇丰西泽..... 王荣生(205)

## 旧社会丰县城关的迷信活动

——城隍爷出巡..... 杨化民(211)

## 牛王庙的来历..... 杨秋心(218)

## “古宋遗风，汉高故里”释义

..... 王文升(220)

## 订正及丰县高隍庙..... 王文升(222)

# 王敬久的生活点滴

武培军

王敬久丰县人，曾任国民党集团军司令。我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曾是王的部下，多年追随，对王的生活比较熟悉，现将所见写出，供参考。

记得在一九四〇年夏天，王敬久任三十二集团军司令时，曾到我们的一百九十四师来检阅。那时我在该师的五百八十团三营七连当连长。防地驻在浙江宁波地区的镇海县，担任军事海防。王敬久检阅时，叫我们的师长陈德法指定一个步兵连，演习战斗教练（连攻击），当时指定我为演习连长。演习结束后，王对我的演习指挥很满意，当时问起我的年龄、籍贯和经历，我回答是江苏丰县华山镇枣胡集人，就这样结认了同乡。

一九四二年，王敬久接任第十集团军司令

时，在湖南石门县向一百九十四师去电，调我到总部去，委任我为总部的少校副官，做侍从室的工作，从此我才正式与王敬久接近。

王敬久每到一地，都要新建住房。有一次，在湖南石门县刘家坪建新房时，曾将民工跌伤。但住了不到半年，总部搬迁到石门所市，又重建新房并带跳舞厅。建成后，和他的老婆张昆梧跳舞玩乐。

王敬久不吃米饭，只吃面食，但江南山区都是产米，因此必须到交通极不方便的津市去买面。王性嗜吸烟，全是加礼克牌的高级上品。但招待宾客的烟，却要低于他吸的一等。有次我和王寿柏（他的侄子）卫士队长偷吸他一支烟，不料他大发皮气，把他的随身卫士训了一顿。有一回在衡阳，王和他的同学会面，同学向他要支烟，他叫卫士到招待所里去拿，惹得两人因此吵起来。

王敬久不骑马，不论行军访友或下去军事视察，多是坐轿子（花杆），总部专设有一个轿夫班，抬轿人都是从四川招来的，轿夫为他出尽牛马苦力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，王敬久率第

十集团军总部、第六十六军宋瑞柯、第九十二军侯镜如，由湖南开赴武汉接受日军的受降工作，大发国难财。一次在汉口德明饭店设宴举行盛大招待会，招待新闻记者、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及长官部高级官员、第六十六军、第九十二军将级军官及美国空军官员等，一次花去法币几千万元，大肆铺张浪费。

王敬久喜怒无常。记得从湖南石门开赴武汉时，战区长官明令任何人不准携带眷属去武汉，待安定后，再行搬迁。王的老婆张昆梧也留在湖南津市。王到武汉后，因思念老婆不在身边，动辄迁怒别人。有一次我去送机要文件，不料王把桌子一拍，大发雷霆，斥责卷宗上写有“侍从室”三字，说只有蒋委员长才有“侍从室”。我解释说，“侍从室”三字不是我写的，是前任李科长的笔迹，谁料这一解释，他火气更大了，桌子拍得冬冬直响，叫我拿手枪把他打死。他这一着，把我弄得惊慌失措。多亏副官处处长杜渐为我缓颊，一场风波，才算平息。事后才知他向孙长官要求接家眷来汉口，没有批准，怒火没处发泄，便拿“野猪还愿”。

后来我感到在老虎身旁，总是凶多吉少，到一九四六年我便脱离了他的第十集团军总部，到广州市甲级第一期警官班学习去了。

# 北洋大军阀孙传芳二三事

仇广汉

孙传芳号馨远，山东泰安县城里人。幼年家庭贫困，其父在泰安城里卖烧饼、油条。其弟十多岁时即嫁与济南药店商人王某为妾。孙在王家寄居，曾在王的家塾内作伴读生，念过五经四书。

孙到二十岁时，在王家自觉低人一等，因此，外出当兵，是王占元的老部下。后来袁世凯的部下王占元在湖北任第二师师长时，孙任辎重营中校营长。王系山东馆陶县（现划归河北省）人，与孙二人关系密切，因而选派孙赴日本士官学校辎重科学习，是时蒋介石也在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，故孙常说与蒋介石是同学。

孙有两个老婆，两人衣服打扮倒很朴素，平日穿青蓝洋布衣。有子二人：长名孙家麒，

次子孙家麟。孙的相貌颇清秀，惟两眉稍低垂，与一般人不同，令人感觉阴森可怕。

孙曾投靠过张作霖，那时中原人士对北洋军阀不满，对张作霖尤甚，传说孙到北京见了张胡子（即张作霖），除作秦庭之泣以外，并认张胡子为义父，故孙的这种行为为一般人所不齿。

孙传芳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是最盛时期，曾统治赣、皖、闽、苏、浙五省，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，外人称他为孙馨帅，或称孙联帅，总部驻在南京。

自龙潭战役以后，孙的联军节节败退，于民国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三月退至丰城，孙坐镇城北常店，是时北伐军冯玉祥部下的第五军长石友三部队自砀山出其不意，攻入丰城，在东关与联军作战。孙的军长袁家骥阵亡，当即向鱼台、济宁溃退，一路丢盔撂甲狼狈不堪，一直败退到济南城附近。

孙到济南城时，驻在城外青龙街南头（黑虎泉以南）他姐姐王家开设的一片制针厂后院内。据说该厂是孙给的资本。

孙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，检讨军事失败原

因。在会上，孙追查第十五师师长宋福田的责任，并加痛骂。宋抗辩说，失败原因，非止一端，岂能归咎一人？当时孙大发雷霆，将宋福田绑出枪毙。是时十五师的残余部队尚有两三千人，驻济南城郊附近，其中下军官，多为宋死气愤不平。孙闻悉后，深恐对己不利，但孙又无正式警卫部队，遂派他的联军军官学校（亦称金陵军官学校）学生第一队第一班在他家做保卫工作。该校监督白宝瑛和学生大队长张德山、第一中队长尹柏年指挥第一班学生十四人由辛庄营房前往。这十余名学生为王自修、尹世杰、祁凤仁、田鸿升、刘景宠、史孝堂、仇广汉、王其元等。

当时孙所以派学生当警卫的原因，主要是他们受过军事教育，有作战和警卫经验，又多是联军师旅长以上的高级军官子弟，都是青年党党员，该党主要人员是余克靖、陈启天等，对校长孙传芳是忠心拥护的。

说起青年党在孙的军官学校活动，都是插在学生队和学员队里，每队都有政治教官一人，如第一队教官陈启天（别号警予，湖北黄岗县人，后为蒋介石的伪经济部长），总教官

余家菊（号景陶，湖北省黄陂人，后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七大常委之一。青年党的暗号，对党内的党员互称同学，不称同志，外人不知，同学实即同志，但对党外人士不准互称同学。

这一班学生，驻在孙传芳所住的制针厂后院内，看待与一般士兵不同，因此，在生活饮食方面，与孙的家人一样，有时同桌吃饭。

后来孙传芳一败涂地，军队被蒋介石缩编为第四十七师，孙无处存身，随张学良至奉天（沈阳）任总参议。在东北军无重要职务，又移居天津租界，常在居士林念佛经，从此结束了他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生活。

据说一九二六年，联军和直鲁军作战时，在津浦路固镇东站，张宗昌部下第五军军长施从宾，曾为孙传芳俘虏，枪杀于蚌埠东站东郊。施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雪恨，趁孙在天津居士林念佛时，潜入佛堂，乘机将其刺死，这就是显赫一时的北洋大军阀孙传芳的可耻下场。

# 国民党办的《丰报》

张成柱 程守理

《丰报》是国民党丰县县党部的机关报，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，是国民党时期丰县历史上唯一的刊物。它是由丰县当局首脑人物黄体润等人创办，经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委员会和内政部登记许可后，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五日创刊。先后由黄体润、董雪山任社长。社址附设在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内（大同街路北，今解放西路路北丰县司法局处）。

创刊时，为石印四开版，发行量在五百份左右。后来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，规定全县城乡每保必须订阅一份。到一九三六年发行量增加到一千份以上。当时为了扩大国民党的政策宣传，逐年增加经费，印刷条件也日趋改善，至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改为铅印。《丰报》从创办到一九三八五月丰城沦陷前停刊，共排印近

两千版。

《丰报》是日刊，每期发行四开、八开版各一份。其中四开版为“本县新闻”和“中外要闻”，八开版为“副刊”。该报无专任记者，也无外地特派记者。“中外要闻”系听取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消息加以整理刊登；

“本县新闻”是由七个行政区公所内聘请了七位特约记者，或由负责编辑人员用电话向各机关部门、学校等处寻访新闻材料，再就是机关团体及社会受聘的通讯员不定期的送稿。但《丰报》的内容，对社会群众生活上的形形色色极感贫乏。

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，有时也反映丰县当局派系互相倾轧的政治斗争的稿件。如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版，刊登了由黄体润负责整理的“丰县农会控告县长杨良重征案”。此事惊动了江苏省政府，连前丰县县长王公珣也亲自来丰调解此案。

一九三四年九月，当时丰县党政主要领导人李希林（即李贞乾，希林系笔名）召集全县文艺爱好者四十余人，成立了“丰县文艺研究委员会”。大会推选李希林为干事长，程

袖理为副干事长兼总务工作。李希林阐述了文章为“经国大业”的真谛，鼓舞会员发挥写作。发行了“文艺周刊”，出现了“凤鸣塔”、“小朋友”、“教育周刊”和“丰中”等副刊。副刊分别由报社文艺组、教育局、丰中负责编辑。各编辑组均由县党部委员担任主要负责人。文艺稿件均来自各地文艺爱好写作者。后来稿件逐渐增多，副刊的内容也日趋充实，在当时丰县文艺战线上呈现蓬勃的新气象。如朱宜生、孙淑平的译文，李希林、程克林等的小品文，刘岱皋的短篇小说等，都是当时丰县人民精神上的食粮。特别是在丰中师三学生师方建（有进步教师刘尹斋支持）和守旧派代表王崇培（县党部工作）展开的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战，轰动全县，引起各界人士的注目，在当时有其一定的社会影响。

“西安事变”前后，《丰报》有选择性的刊登一些抗日消息、抗日标语、防空知识等文章。特别是“凤鸣塔”和“丰中”副刊，在国民党左派人士李贞乾等人的努力下，刊登了一些进步作品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，“丰中”副刊发行了“悼念鲁迅逝世专号”。有时还刊登

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等作家的名著。一九三六年前后，青年王万选和丰中进步学生孙兆立、孙岫云等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进步作品，这些作品有的歌颂了劳动人民，有的暴露旧社会的黑暗，有的抒发了作者的伟大抱负，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。

《丰报》的办报宗旨既是国民党宣传政策的工具，所以有时要露骨地大肆宣传反共方针。如一九三七年元旦发刊的丰县县委党部“告全县同胞书”中，“……凡吾同胞，尤应竭诚拥护中央‘安内攘外之政策……消灭赤匪，以完成御侮救国之伟大使命’”。

一九三七年春，丰县清查田赋办理土地陈报时，还发行了“土地陈报专刊”。

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和需要，一九三九年八月，《丰报》复刊。但抗战期间《丰报》的三个文艺副刊均削去了。

报社由焦瑞章、肖增耀负责编辑。因战争情况不稳，报社先后曾设在城北常庄、陈六庄及城南状元集等村。当时有四灯收音机一部（地方沦陷后，该收音机潜藏在城北师后楼）。收音员是师方建，每天由报社通讯员到

师方建处取收听的新闻稿件。“六·一四”事件后，报社迁到城北陈大庄。报社的主任编辑是焦瑞章，钢板书记四人（孙善思、阎承瑾、黄庆升等），印刷主任王正孝。印刷篇幅为八开新闻纸四版一份（油印版，有时是光连纸），每天最多发行五百份。除省及邻县外，各机关学校和地方保安旅（每连一份）都按时送阅。

一九四六年十月，我军军事转移——北撤，顽政府盘据丰城时，《丰报》又在原国民党丰县县委旧址复行复刊，由参议长彭世亨兼任丰报社名誉社长。当时丰报社的组织系统如下：

主任 程守祥 编辑 孙法灿

采访 李光前

录音员（无线电台） 吴超起

总务 陈启乾（买办纸张工具）

收发 仇先慈

印刷员 吴法正等三人。

书写 唐成惠、于为善、黄庆升。

这个时期的版面内容为：第一版国内外新闻及社论。第二版是地方新闻，下半面刊登的

县商情及遗失声明等。每三天刊登文艺副刊“凤鸣塔”。稿件是由各中、小学教师精选的学生作品。

一九四七年，除刊载录音原稿外，并大肆吹嘘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的“胜利”，藉以欺骗自己，欺骗人民。

一九四八年刊登了颁布的伪国民宪法及国大代表人选。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丰城解放前夕，顽党政人员溃逃，《丰报》也随之寿终正寝。

# 丰县的田赋征收工作 及整顿改革

——从清末至民国二十六年底——

杨化民

## 一、清末民初的丰县田赋制度

我县的田赋制度到民国二十年仍沿袭明清旧制。清光绪刻本《丰县志·赋役类》：“志邑奉而民赋独详者，为民计也。别户口，列征税，记银则，述贡额，一自圣朝，以昭划一，而尽删旧志之纷更者，俾经国者奉行维谨，斯民其永暨哉。”

清末及民国时期的丰县田赋，系承袭清制，每年按三季征收，即上忙、（夏征）下忙（秋征）糟米（冬征）。上下忙的赋银，渊源于明清的地丁税。“地”是地亩，“丁”是人丁。古时赋出于地，役出于丁，这是地丁的开始。后来各县将地丁银并入地粮银内征收，这叫做